

紅樓夢

繡像仿宋完整本



繪圖紅樓夢卷四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孤疑，忽聽窗外一笑，嚇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喫那酒果，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撞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的紙溼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睛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嚇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爲什麼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音，薛蝌只不作聲，妝睡。又隔了兩句話時，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似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話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了件片金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個碟子裏，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叫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辦事年紀又輕，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兒的，也有能做狀子，認得一兩個書辦，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的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要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擻不開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是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也想薛蟠難以回家，正要尋個路頭兒，因怕金桂疑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爲，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拿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甩攪，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兒，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暗嗔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的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知明兒一

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慵妝媚態來。只看薛蟠的神情，自己反倒妝出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蟠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不怨不先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蟠，仍是暗暗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假爲真，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盞，以爲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金桂道：「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會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想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分惠於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己去，少不得要他作腳，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個人？」寶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怎麼糟蹋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事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事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事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爲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他們屋裏，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還怕他跑了嗎？他要不應，爺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着爺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爺們也不至白丟了臉。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額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道：「罷呀，人家倒替奶奶拉纏，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蟠，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得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蟠偷眼看人，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蟠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蟠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買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又去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

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中李，兌了銀子，同着當舖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怕他們思想不到，親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聽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來留在俗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二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別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了來。」金桂道：「且別說嘴，等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敢說。」二人又嘲謔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

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那道裏却把知縣中飭，現在這裏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

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寶釵和薛蟠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蟠到那裏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同着當舖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怕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收拾，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府富家女子嬌養慣了，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吃不下去，驚兒忙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解，秋菱見了，也淚如泉湧，只管在旁哭叫。寶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就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蟠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憂鬱，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塌壞了身子。」賈政說：「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年底，已經年近歲逼，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

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在學房裏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上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鵲接着，見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裏去了？紫鵲道：上屋裏去了。聽見說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仍跟黛玉回來。黛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了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來，沒有寶玉道：不但沒說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我問起寶姐姐的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去。黛玉道：可不是呢。寶玉道：當真的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兒，要我一天道人，有吉凶事，不在烏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說：二寶玉道：寶姐姐爲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睛，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蹙，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到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怕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繞。剛纔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爲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裏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怪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睛，嘴裏

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

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簪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便飛向東南上去。」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親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快去罷。』」嚇的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潇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姨媽家寶姐姐的事來，就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禪翻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我也年紀小，他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襲人道：「沒有說什麼。」襲人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歷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道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您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我勸你也該上點緊兒了，昨兒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麼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裏說，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說假脫滑兒，依我說，藥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你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你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啞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爲你。」襲人道：「爲

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嚕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些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撒撇，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歡喜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不便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裏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叔叔請安。』巧姐便請了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姐好。』巧姐道：『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巧姐道：『我媽媽說我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媽聽。』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裏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了的嗎？』你要不懂，我倒要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給姪女兒聽聽。』寶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巧姐聽了，答應個是。』寶玉又道：『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巧姐問道：『那賢德的呢？』寶玉道：『孟光的荆布釵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了。巧姐欣然點頭。寶玉道：『還有苦的，像那樂昌破鏡，蘇蕙迴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也難盡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默如有所思。寶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節的，巧姐聽着，更覺肅敬起來。寶玉恐他不自在，又說那些豔的，如王嬌、西子、樊素、小蠻、絳仙、文君、紅拂，都是女中的，尙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說：『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裏記得。巧姐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更知道好處了。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還聽見我媽媽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猩猩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

孩兒家認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我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買母道他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德兒寶玉呆呆的也不好再問你這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送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子都是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默想買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買母的安衆人廝兒獨有薛姨媽未到買母又叫請去果然薛姨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那岫煙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那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買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們這時候很該喫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就在買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喫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道司棋自從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的什麼兒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雖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脸和他母親說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罷他媽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跟着別人的我只恨他爲什麼這麼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爲什麼逃了呢就是他一輩子不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要是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他到那裏就是討飯喫也是願意的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流出竟碰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的你們要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說有錢他就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這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我去

買棺感棺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由着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痛的癡了，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裏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裏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癡了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了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應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王來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命詹公對下，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這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聽，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收起棋來。』詹光選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總喫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給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僭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賣的。一件是團屏，有二十四扇，掃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鑲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來，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爲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單府大觀園中正廳上恰好用的着，還有一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兒，就報什麼時辰。裏頭還有消息入兒，打十番兒，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的兩件，却倒有些意思兒，就是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用幾重白綾裹着，揭開了，錦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綉網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使得應。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着，把那顆母珠攔在中間，將盤放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回來把這顆

大珠子拾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黏在大珠上。簷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回頭看看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盤着一束藍紗。簷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絞綉帳。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的十來層已經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褶，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這就是絞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簷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費兩萬銀子。他就賣母珠一萬，鮑綉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裏買的？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團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閑錢？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費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僱們這種人家，必得置此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衆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幾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瞧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堆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告訴了賈政，只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馮紫英只得收拾好了，坐下說些閑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這裏喫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肴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官府這樣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賈政道：我前兒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兒。馮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兒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

他以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兩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兩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甯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芝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天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比如方纔那珠子，那顆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是的，那些小的都托賴着他的靈氣，護庇着要早那大的沒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離了，親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轉瞬榮枯，真似春雲秋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兒就是甄家，從前一樑功勳一樑世襲，一樣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還很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實惶記着，賈赦道：「什麼珠子，賈政同馮紫芝又說了一通，給賈赦聽，賈赦道：「俗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芝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們家自老大大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鑽刁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的，卻沒有德行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賈赦道：「俗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喫酒罷，大家又喝了幾杯，擺上飯來，喫畢，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馮英說了一句：「馮紫芝便要告辭，賈赦問那小廝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柳子了，賈赦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芝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芝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芝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裏來請喫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爵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政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鄭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

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乘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撒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不是賣買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金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日的一個都不在家，他們成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裏睡下不提，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理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來，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兒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見了賈安，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已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悄悄的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衆人在座，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婚姻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處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平腔，熱鬧非常。到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琪官兒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那一種「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繡繡，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

齒齙聲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煞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脚色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如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理問起拿車之事，賈理道：「今兒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頭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併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理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賈理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理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都已伺候齊全，賈理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大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擻出去。賴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不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氈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會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糊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暴眼，鬚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別處你不肯去，這裏家老爺裏和在俗們自己家裏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弄到這個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

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愛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都變了鬼怪是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就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較擊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着你的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裏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庵裏的施臉說賈政道拿給我瞧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好聲名

賈政看了氣的頭昏目眩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查考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啓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到水月庵裏去把那些女尼姑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以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惰了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也有些知覺人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的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入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爲你們領月

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兒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掣拳罷。』誰輸了，喝一鍾，豈不爽快？本庵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鬆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爺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爺道：『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驛押着趕進城不提。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的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记鐵檻寺的事情，聽見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裏的事。』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的事情，這一嚇，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便歪倒了。兩隻眼，却只是發怔。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庵裏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庵纔定了定神，道：『噯，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饅頭庵呢？』平兒道：『是我頭裏錯聽了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庵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醜體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就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沒吃完飯，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

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不知說什麼。看着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旺兒好趕，幸喜旺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啊！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厝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們經識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常，在一處頑笑的，便歎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兒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麼這麼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趟，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就屈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央及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俗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要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兒，你打諛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除非是老爺打着問你，你只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東西，去罷。」叫人去叫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和他商量。賴大道：「這芹大爺本來開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庵裏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裏喝酒呢。帖兒上的話一定是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夾他護庇。護庇罷，只說芹哥兒是在家裏找了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他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也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道：「我的老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來，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會子，並無不對的人，只得無精打彩，跟着賴大走回，未知如何抵賴，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了頭，誰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

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到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老爺生疑，不如回明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件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借們家的人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囑說得的麼？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裏？」賈璉道：「都在園裏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帶了去細細兒的問他的本家兒，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概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爲着兩兩個不好，個個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又大造孽了。若在這裏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裏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喫不了兜着走了。也說給帳房兒裏，把這一項錢糧擋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庵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墳燒紙，要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塊兒搬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道：「太太的主意，叫你這麼辦辦完了，告訴我回去。」太太道：「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接着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着人送回去，就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道：「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着把女尼等領出，按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來，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擲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殼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鵲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鴛鴦下來閉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個，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鵲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神都癡了，要想叫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鵲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長的好些兒，便獻寶的是，常常在老太太跟前誇。」